

选择

□汤延光



老张儿子叫张斌,张斌的女朋友叫小丽。那天,小丽来找张斌,刚坐在写字台前,发现笔筒里有几张汇款通知单,她从笔筒里拿出来,一张一张地翻看起来,稿费10元,稿费15元,还一张,也是10元。

“哎呦,这是给你寄来的稿费啊?”小丽语气里带着几分嘲讽。

张斌点头笑了笑,算是做了回答。“你这大才子,发表篇文章才挣这么点儿稿费呀?”小丽十分不解。

“我喜欢写作,从不看重稿费多少。”张斌说。

“你整天光写这玩意儿不脑袋疼呀?”小丽还是不解。

“习惯了,也不觉得。”张斌平静地说。

“我上学的时候就烦写作文,一写作文就脑袋疼。”言外之意是小丽不喜欢写作。

“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写作文,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朗读。”张斌语气中带着几分自豪。

“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吧,得应付交作业,不写不行,现在你还用这个脑子,图嘛呢?”小丽口气里带着几分质疑。

“图嘛?不喜欢写作的人永远不知道其中的乐趣。”张斌津津乐道。

“乐趣能当饭吃啊,你不想想,以后咱们结了婚,面临的是柴米油盐,你挣这点钱,能养家糊口吗?”小丽很现实。

“刚参加工作,挣这些钱就不少了,你不知道,现在有多少人想找这么一份工作都很难吗?”听得出来,张斌非常珍惜这份工作。

“张斌,我不是给你泼冷水,也不是看不起你。是,这份工作看起来光鲜亮

丽,领导的秘书,前途无量,不知有多少人羡慕,但是,这话说的是公务员,你吧,一没编制,二没关系,这么干下去有什么前途啊?”小丽语气里有些激动。

“小丽,我有自己的追求,我写作不是图名,也不是图利,我觉得,前途也好,理想也罢,应该是干出来的,如果一个人不热爱本职工作,那怎么能干好本职工作呢?说到底,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。”张斌也不冷静了。

“一根筋!”小丽甩下一句话,起身就往外走。

“你……”张斌忽地站起来,小丽砰地一声把门关上。

随之,张斌心里的那扇门也关闭了。夜晚,人们看到张斌屋里的灯光经常亮到深夜。

忽然有一天,小丽在政府大楼门口拦住张斌。

“这几天你老是躲着我干嘛?你说,要不是我帮助你,教育你,甚至刺激你,你会努力学习考上今天的公务员吗?这回好了,明天咱们登记去。”小丽做出一脸媚笑。

“其实,咱们俩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,更谈不上志同道合,我看,你还是另找一个你心仪的男朋友吧。”说罢,张斌转身离开小丽。

汤延光

沧州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。在省市县报刊发表过文学作品。

枯枝金剛纂

□李莹

七月第一天的午后,偶然在小区楼下发现一株被弃的霸王鞭,干枯的枝干上竟生机重现,大枝小枝又涂满了绿。

枯枝新绿,七月抬头见喜。盆栽霸王鞭属大戟科植物,寓意勇猛坚强、忠贞坚韧,又名金剛纂、龙骨、金剛杵等,每一个名字都透着青铜般的质地。

几个月前,这株生病的霸王鞭被主人弃于楼下,与一堆冰冷的石板为邻。初居室外,虚弱的霸王鞭很不适应,风太硬,雨太凉,太阳太晒,黑夜又漫长。来来往往的人看它的眼神也是鄙夷的,嫌弃的。于是,它心灰意冷,病体愈发佻傥,迅速焉了下去。

那一日夜里,这株霸王鞭正兀自伤心,几声稚嫩的猫叫声吸引了它。原来是那家烟酒店的老板弄来了几只小奶猫,放在了楼下的纸箱里。刚满月的小奶猫离开妈妈恐惧无助,发出凄凄的尖叫声。霸王鞭同情着这新邻,怜惜它们的幼小。

晚风吹过,送来阵阵槐花香,小区的槐树又芬芳了起来。几朵调皮的小白花摇摇曳曳落在了霸王鞭的花盆里,挤挨着和它作伴。霸王鞭苦笑了一下,忽觉这黑夜的凉意稍减。

天渐渐亮了,那只游荡了一夜的白猫又踱着步子,径直走进1号楼回家吃饭。那只黄白相间的猫则坐在2号楼前,静等主人开门。

听人说这是两只有故事的猫。白猫

主人家去年装修,主人临时搬走,它就独自在小区里流浪。那个临时的家它只待了一晚,就挣脱了猫绳,凭着记忆坚定地跑回了原住地,一待就是四个月。主人无奈,只得早晚过来喂食。

大白有时卧在小区车下,有时蜷在自家门口,就那么执着着。女主见了心疼,房子装修刚一停当,就在炎夏搬了回来。只是习惯了游荡生活的大白,再不肯在房间入睡,只是早晚回家吃饭,像个按时打卡的工仔。

那只黄猫性情温顺,毛发柔亮,干净利索得像个平头小伙。忽一日,从不远离的大黄不见了踪影,主人遍寻不见,以为遭遇了不测。不知过了几天,大黄竟然一瘸一拐地回来了,一边费力地爬楼梯,一边大声叫着呼唤主人。女主闻声,开门一阵惊喜:“猫猫?宝宝回来啦,你这是去哪啦?腿怎么啦?”

这也是两只死敌,见面就掐。白猫年长,黄猫年少,许是自己独霸小区惯了,只要黄猫一出现,白猫便径直冲过去,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追击扑咬。年幼的黄猫怕极了,“一路屁滚尿流地跑回家。”两只猫不相容,两家主人却是多年之交。虽然黄猫家小孩一见到白猫主人就告状:“你家猫又欺负我家大黄了!”但两家男主见面,一听到那句“俺媳妇经常教训大白——以后不许再欺负大黄了!”黄猫男主就开心地大笑。

太阳越升越高,楼上的老奶奶又来

院里侍弄她的花花草草了。她的花很普通,却打理得精心,舒坦得很。

几个月来,霸王鞭就和石板为邻,静看这小区的日常。那几只小奶猫在纸箱里只待了两晚,就被主人拿出来放养了。如今它们穿梭在小区的草丛里、大树下,活泼机警,独立长成。那个久未露面的老爷爷也下楼来了,气色如常。前阵子见他家的儿女往来频繁,想必是老人家生了病,这又康复了不是?

一辆电动车从1号楼里急急地骑出来,车上载着上小学的姐姐和弟弟。又一辆电动车从楼道里冲了出来,那个曾对着霸王鞭说“妈妈快看,这是一个死了的花”的小男孩也上幼儿园了。

夏日阳光劲暖,霸王鞭被晒得通体舒泰,全身的细胞渐渐被唤醒,身板直了起来。它爱这生机一片的世界,迷恋鸟鸣,眷恋花香,喜听人语,乐见嬉戏。它不忍离去,开始振作了起来,每日里尝试着缓缓新生,寸寸增绿,直到今日,让我遇见它这苍翠的欢喜。

花盛时节,正宜见,烂漫人间。

李莹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散文集《与更辽阔的自己相遇》,作品散见于各大报刊杂志。

父亲与鱼

□金培瑞

父亲跟鱼有渊源。父亲一辈子都在跟我讲他要变成一条鱼多好,能在水里游,说不准儿哪天就能游到海里去见见难得的辽阔与苍茫。

我对此产生了怀疑,就咱这小水沟,甭看离海近,你啥时能游过去?再说它能通海吗?

父亲瞪了我一眼,这很有可能,百分之一百二。咱们这儿是不是有座铁佛寺,那铁佛挣脱锁链,一心向着东光跑,留佛寺留不住,接佛寺接不着,“东——光——”,“东——光——”你听那声音就是咱这儿。小和尚吃了十笼扇包子,背铁佛上岸,又一路小跑将铁佛蹶在了泉眼上,这泉眼是不是通东海?我闷住了。我知道,自那次脑出血,父亲的大脑就有些不清楚。一年后,父亲又患上了栓塞,见人就呜呜地哭。

霍哥是当地出了名的垂钓爱好者,先是用海杆儿甩,后是自己织网撒,最后不过瘾改用冲锋舟了。一个冲锋舟放进去,多远的鱼群也能尽收眼底。那天晌午霍哥打电话来,要我马上出门接他,他给送来了十来斤小鲫鱼。我说你就在我这儿吃吧,怪热的就别回去啦。他说他不吃鱼。我说为嘛“他一转身,甩给我一句话:“下次逮来还送你,我知道你父亲爱吃鱼。”我说你咋知道?他笑笑,没回答。

我被这些鱼迷惑得不行,就没全杀掉,特意留了一些在浴室的浴缸里。被放生的这些鲫鱼生命力极强,一入水就欢实得不行,有些还学起了鲤鱼跃龙门的样子,目的是想要跳出这浴缸去逃生。其实,要想脱离这束缚很难,没有一条鱼能成功。父亲高兴了,不管忙闲,时不时地就站在浴缸前看。他说:“我就想成为一条鱼,你看它多自由。”我说它自由吗?怎么老在我们的视野里。

父亲吃了一辈子鱼,没有一条是自己抓的或钓的,或许爱吃鱼的人都这样。在那个“吃鱼籽不识数”的孩提时代,父亲总往自己的嘴里送去母亲用棉籽油煎的香喷喷的鱼籽,我知道那是糊弄我。那些鱼籽黄黄的,泛着油光,我从来不吃,甚至不敢吃,但我会远远地望着它们,这些鱼籽紧抱着团,谁也不愿离开谁的样子。

我不愿看人老了的樣子,面对着父亲也是一样。父亲总爱跟这些鱼儿较劲。那天我听见洗手间里一阵水溅起来的声音,推门就见父亲手握一个倒扣的脸盆,正用力地扣那些鱼儿呢,牙关咬得很紧,还一个劲儿地自言自语:“咋就不让我逮着呢。”

父亲走了,他选择了麦苗葱翠的季节,他说过不给自己留遗憾,在这大好的时光里他不会损毁一棵庄稼。父亲走前说,以后的日子你要善待你娘,你娘这辈子不容易。我点了点头,泪水又一次盈满我的眼眶。

父亲走之前,做了个梦,他梦见自己真的变成了一条鱼,在家乡的小河里游啊游啊,拨开纷乱的水草,一副披荆斩棘的模样。他说他有一个志向,一定要游到大海里去。



金培瑞

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,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,河北省作协会员。发表诗歌、散文、文史、学术等著作十余部。